



世界经典名著

欧洲短篇小说选

(二十七)

汪海冰 译

李志良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德〕汉·威·里希特	
教师的一课	员
〔德〕霍普特曼	
狂欢节	远
〔德〕安·西格斯	
芦苇	猿
〔德〕克莱斯特	
智利地震	源
〔德〕史托姆	
茵梦湖	远
〔德〕艾兴多夫	
大理石雕像	怨
〔德〕特奥多尔·繆格	
保罗·琼斯	员

教师的一课

〔德〕汉·威·里希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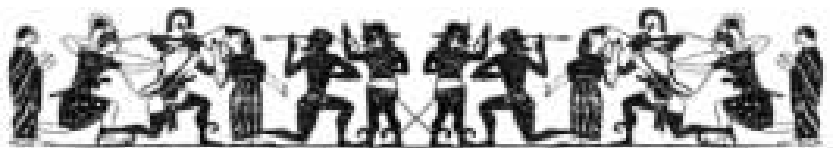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一大清早，警察就找上门来。警察牵着警犬，形色慌张。维利从他身上感觉到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知道他不得不违心地执行一项任务。维利认识他已经很多年了。他既称不上维利的朋友，也不是他的敌人。他总是尽可能保持一种中立的态度，代表他所理解的国家政治准则。而今天，似乎有点反常。

但是，并没有发生维利所想象的那些事，比如逮捕人之类。警察显得彬彬有礼，他同维利握了握手，首先询问维利的身体健康情况，最后，经过长时间的踌躇后才说，他必须得进行一次搜查。他说，这是上级下达的任务，他必须得照办。尽管这任务对他来说并不愉快，但是他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必须得尽责。

维利没有立刻回答，只是在沉默了一分钟后说：“那当然，如果这是你的职责的话。”

他领着警察穿过学校的门廊来到他的家，首先走进放着写字台和书籍的房间，然后到卧室和厨房。警察仔细地观察了一切，什么也没有动。只是到了一堆书籍面前他站住了：“我不太懂得这行，但是我想，您得从这些书籍着手。让我们把这些全都烧掉吧，以及您所有的其他的政治宣传品，到以后可能就太晚了。”

— 员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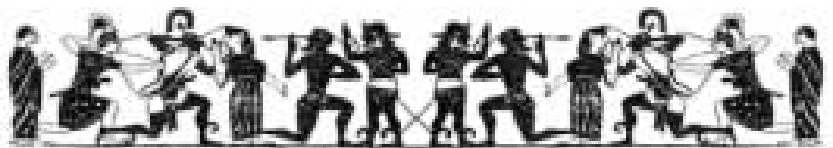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维利惊愕地看着他：“把书烧掉，以后就太晚了？这是什么意思？”警察微笑着，他总是尽量地保持微笑，虽然只是抽动一下脸部肌肉而已。“事情可能不妙，”他说，“很糟糕。所以在冲锋队有朝一日跑来把您家弄得天翻地覆以前，您最好先把书籍处理掉。您必须估计到这种情况。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可以向上级报告说我什么也没有找到。这样我良心也过得去了。”

“您从哪儿知道，该烧掉些什么东西？”“这个我知道，”警察说，“我这儿有一张名单，这是我昨天早晨刚拿到的。”于是，他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了两张折了好几折的纸，把它摊开后，开始念起来。上面的名字几乎全是维利所认识的，其中好多作者的书他都有，并且都在书架上：反对战争的书籍，和平主义者的出版物。

“还有，”警察念完时又说，“请您把其他那些对您可能有危险的书也拿来吧，全部都拿来。我们把它烧掉，然后就完事了。这样做对我对您都有好处。不管怎么样，我可以向上级报告说，您家里一切都正常，没有查出什么东西来。您明白吗？”是的，维利明白。警察需要对他进行搜查，但同时又想保护他。只用了几分钟的时间他就完全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知道在警察来访后几星期甚至几天内他将会遇到什么。

他不安地、神经质地走来走去，他看了看房间角落里釉砖砌的炉子，炉子里正在燃烧着木柴，这是他一大清早就点燃的。到处可觉察到的恐怖向他袭来，恐怖是随着警察一会儿而来的，是随着他的警犬、他的制服和他的和善的面孔一会儿而来的。警察本人自己并不是恐怖的化身，而是在他身



后的东西：那些交给他任务的人，那些心怀仇恨和残忍的敌人。维利自己也明白，最好还是接受警察的忠告。但他似乎觉得，警察在要求他把他自己也焚毁，烧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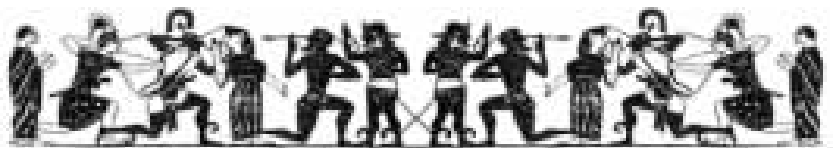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踌躇犹豫了片刻，倚立在写字台旁，面前是他如今不得不背弃的书籍、作者和书名。警察却一声不吭地等待着。然后，他转过身来说：“您说得对，咱们就动手干吧。”

警察轻松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解开扣带，把腰带放在一边，敞开制服上衣，给警犬在房间角落里指定一个“位置”。他给自己挪来一把椅子放到炉子旁边，弄得舒舒服服。他，一个身躯高大的男子汉，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停了停。他小心翼翼地打开炉门，望着炉火沉思了片刻。他也并不完全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维利了解，他是个非常保守的人，但这些在他看来似乎也已经走得太远了。

他们先从那些所谓煽动性的出版物、和平主义者的呼吁书、和平协会的小册子开始，维利把它们从卧室里面搬了出来，递给警察。警察也不仔细地看，随手就把它逐一扔进了火里。每扔进一本小册子，就升腾起一阵烈焰，烈焰马上就把小册子吞噬掉。警察一声也不吭，一切都在无言中进行，似乎两人都已说不出话来。

烧完小册子后，维利就开始烧大本书。他把书目单放在写字台上面，他要对照着看。这样，他就在写字台和书架之间来回奔走，找出一本书后就递给警察。警察现在慢慢地、从容不迫地把它扔进火炉里，因为火烧得也不像开头烧小册子那么快了。正像警察从容不迫地把书本扔到火里，火焰也同样从容不迫把书本烧掉了。

必须烧掉的书籍毕竟只是少数，但是这当中只有几本是



维利所喜爱的。他曾犹豫了一下，在警察身后说：“这本书我能保存吗？”“有什么意思吗？”警察回答说，“该烧的就烧了吧，名单上有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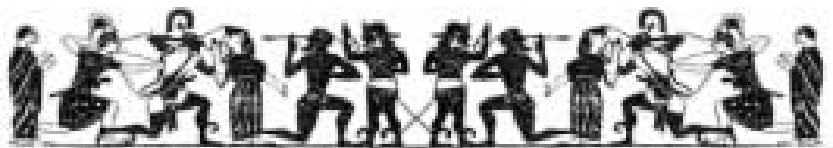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是的，名单上有它，维利不得不承认。于是，这本书也就像前面一些书那样在火中化为灰烬。忽然间，他感到内疚：他不该让它这样被烧掉，他应该拒绝这样做，他应该反对。这时，警察已觉察到他内心的不愉快，警察不太灵活地、慢慢地在椅子上转过身来说：“这是第一次搜查，但决不是最后一次。情况越来越不妙，这点你是可以理解，相信以后别人还要来，那些人一定会把整个屋子闹得天翻地覆。您不要太认真了，因为到底只不过是一些书。”

维利点了点头，他知道他面临着什么。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而已，对他来说，事情将愈来愈不妙，很不好。对于警察来说，在炉子里烧掉的只是一些书。对他维利来说，炉子里烧掉的却是一个时代，烧掉的是他的信念和信仰，是他多年来竭力想维护的一切。

他听见孩子们来了，他的学生们，他们吵吵嚷嚷地挤进了教室，这教室在走廊的另一端，正好对着他的家。他让他们等一会儿，他不得不让他们等着。

警察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他把那最后一本书和维利后来从写字台中找出的一本小册子扔进了火炉里，凝视了一会儿炉火。他装做好像没有听见孩子们的吵嚷声。他的脸被炉火烤得有点发热和发红。

最后，他站了起来，扣上了他的制服上衣扣子，扎上了腰带，同时振作一下精神，好象他现在又重新成了国家权力的代表。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略带歉意的目光看了看维



利。

“好了，”他说，“一切都恢复正常了，现在我可以向上级报告，说我在这里什么也没有发现，一点也没有。”他戴上地方警察的头盔，唤了一声从头到尾一直耐心地蹲在角落里的警犬，与维利握手告别后就离开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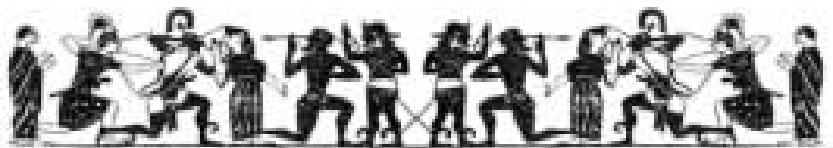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维利跟着他一直走到门前。警察走出房子，也没有向四周再看一眼。维利看着他，直到他离开学校前面的花园消失在下面的村子中。这所只有一个班级的国民小学是建在微微隆起的小山丘上。村子里那些为数不多、顶上大都铺草的房屋，聚集在两个林木环绕的湖泊的周围。维利在学校门口站了一会儿。他觉得，那下面的村子就是他的家乡，他的家，孩子们就是从村子那里来的。

然后他转身走进了教室。当他进来的时候，孩子们全都跳跃起来。他说：“孩子们，早上好！”他们齐声喊着：“老师，早上好！”孩子们立刻坐了下来，室内鸦雀无声。维利在台前来回地走动，他略微显得有点神经质、沮丧和不安。他面对着孩子们，找不到恰当的话，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刚刚发生的一切，那奇特怪异的搜查和地方警察罕见的态度依然困扰着他。

终于，有一个孩子发问了，坐在最前排的孩子。他的声音不像是明确的提问，倒像是低声耳语：“那警察想干嘛？”维利听见后，停住了脚步，跟往常一样用手摸一摸前额，然后回答说：“噢，他，他想看看我们这里都在干些什么事，他发现一切都很有秩序。”

片刻间他感到松了一口气，他略带结结巴巴和犹犹豫豫地开始讲课。

— 缘 —



狂 欢 节

〔德〕霍普特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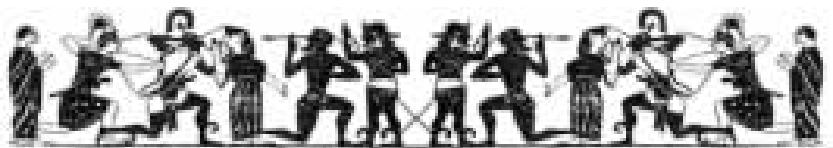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船帆匠基尔勃洛克结婚已经一年了。他在湖畔有一笔很可观的产业：小房子，房前的小院子，院子前的花园还有一些耕田；牛棚里有一头母牛，院子里还有一群鸡鸭，猪圈里还养着三头今年要宰的肥猪。

基尔勃洛克比他的妻子年长一些。尽管这样，他生活的兴趣较之他女人也不含糊。基尔勃洛克和她，一如婚前一样，都酷爱跳舞。基尔勃洛克经常这样说：“小玛丽，我说，那种一结婚就进了修道院一样的人真是一个傻瓜，”他用雄健的双臂紧紧拥抱着他女人丰满的身体时补充说，“而我们在这里富有趣味的的生活，现在才刚刚开始呢。”

事实也是这样，除了短暂的六个星期之外，这对夫妇新婚的第一年过得如同节日一样。就连那六个星期也仅使他们的生活稍稍改变而已。每当华尔兹舞曲的奔放的旋律，伴随着微风飘入这座偏僻的小屋子的窗户时，他们就把小婴儿交给老祖母，兴冲冲地一块儿出去参加舞会了。

不但村子中举行的各种舞会，基尔勃洛克夫妇每次都参加；就连邻村举行的大小舞会，他们也很少错过。有时如果祖母病了——这种情况也是屡见不鲜的——他们便只好将这

— 远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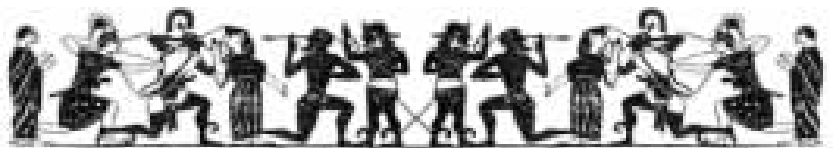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个“不识时务的小家伙”带到舞厅中去。然后只要可行，他们就在舞厅中给小孩子安排一块地方，一般是安排在两个椅子上面，还要在椅子靠背上应急地挂上围裙或头巾用来遮挡耀目的灯光。就这样，这个可怜的孩子，在各种乐器的一片吹打喧闹声中，在众多跳舞者的一片欢笑杂沓声中，在一股股烟尘酒味的浓厚气氛中睡过一个又一个的整夜。

在场的人对这种做法感到很诧异，船帆匠则总是这样回应：“这样做，他才是基尔勃洛克爸爸妈妈的好儿子，懂吗？”如果小古斯塔夫不听话地哭闹起来，他母亲便在已经开始的那一轮舞蹈结束之后，马上冲过来抱起孩子，把他抱进阴冷的前室。在那里，她坐在扶梯的台级上，有时也另找一个地方，把她那只因为喝酒和跳舞而滚烫滚烫，喘息不停的乳房探到孩子的嘴里。孩子就会贪婪地把乳汁吸吮一空。孩子一吃饱，便常常会显出兴高采烈的样子，这会给他的父母带来莫大的快乐，因为孩子的这种得意持续不了多久，就会深沉地像死了一样地睡去，直到第二天早晨才能醒过来。

夏天和秋天一晃就过去了。一天，下了整整一夜雪，当船帆匠走到大门口时，看到大地已披上了银装。针叶林的树梢白雪皑皑，这一片松林围护着湖泊和他所居住的小村子所在的平原。

船帆匠心中暗自得意。冬天是他最欢喜的季节，因为雪使他想起白糖，白糖又使他想起格洛克的美酒；格洛克又引发他脑海中对节日的温暖明亮的房间的翩翩联想；而后那种联想又立即把他带到冬天人们已习惯庆祝的美好的节日里去了。

他暗自高兴地瞧着那些前进缓慢，又行动不便的小船



只，因为这时湖面上已经结起一层薄薄的冰。“冰很快就会结得厚厚的，那时我最美妙的时刻便来到了。”

如果你把基尔勃洛克先生一味地看成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那你就错了。恰恰相反，在干活工作时他比任何人都勤劳。如果因为湖面冰冻而且使船舶不再航行和其他有关的活计突然整月停止的话，他对此也丝毫不会埋怨，同时在这空闲中，他会看到一个值得欢呼的，很受自己欢迎的时机。

他的嘴中衔着一支短烟斗，烟斗中喷出一团团烟雾，他走下湖岸的斜坡，来到湖边。他用脚轻轻试踩了一下冰面——出乎意料之外，稍一加压力冰立即就破碎了。尽管船帆匠相当小心地试探了一下，他还是差一丁点儿就掉到湖里去了。

他低头捡起掉在地上的烟斗，咒骂着往回去。

一个一直盯着他的渔夫朝着他喊：“船帆匠，你是不是想溜冰了？”

“一个星期之后，我为什么会不能呢？”

“那么，我就去买一张新网。”

“为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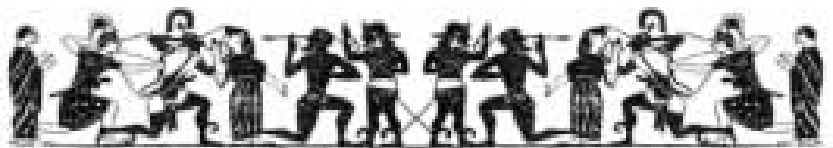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捞上来了，因为你是肯定会掉进湖里面的。”

基尔勃洛克痛快地大声笑着。他正要想回敬这渔夫几句，他的女人便叫他回去吃早饭。在回家的路上，他还这样想着，他倒真想尝尝洗冷水澡的滋味，因为干这类事情他还是个一窍不通的门外汉。

基尔勃洛克全家正在吃早餐。

老祖母正在窗前喝着咖啡。她把一个绿色的小方箱子当

— 愿 —



作搁脚凳垫在脚下，她还不时微张着那双眼，小心地瞧着这个箱子。此时，她正哆嗦着那双细长干瘪的手，打开身旁小桌子的抽屉，颤抖着在抽屉里摸索着，直到她的两个指头间夹着一芬尼硬币，然后又小心翼翼地把它塞进脚底下的那个小箱子的青铜箱口中。

基尔勃洛克和他的女人观察着老人的一举一动，两人心照不宣地点头。就如往常一样，早晨，当老人在抽屉中找到他们夫妇忘记帮她丢到箱子里去的钱时，她那呆板、干瘪的脸上便会掠过一丝内心很满意时的表情。

就在昨天，这位年轻的太太又习惯性地把一个马克兑换成了芬尼，她还大笑着让她的男人看守这些小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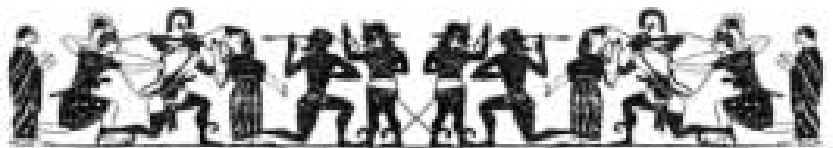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妈妈真是一个称职的储蓄箱，”基尔勃洛克说着，把他那贪婪的目光投向绿色的小箱子，“谁会知道，这里头还有不少东西呢！还会有很多钱！一旦她死了，我们便会得到很可观的一大笔钱，你可以对此完全放心。当然上帝还要保佑她不死。”

基尔勃洛克的话对于这位年轻的妇人来说很入耳。她站起来，摇摆着裙子，轻轻地哼起一支歌曲：“到非洲去，到喀麦隆去，到安哥拉去……”

一阵急促的狗叫声打断了她的歌声；洛脱，这条褐色瘦弱的小狗，因为离这只绿色的箱子太近了，被老人踢了一脚。这对夫妇就放声笑着，而洛脱则夹着尾巴，佝偻着单薄的背脊，可怜兮兮地钻到炉子后面，不住地叫着。

老人口齿不清地骂着这条狗，基尔勃洛克就冲着这个耳朵不十分方便的老人大声叫着：“对啊，妈妈！这条狗闻到的东西，是你的箱子，这箱子是属于你的，谁都不能碰，就

— 怨 —



是狗和猫都不能碰，不是吗？”

“这很好，警惕，”他满意地说着，接着便跟着他女人走进小院子，瞧着他女人给牲畜喂食，“我们一文钱也不会少，不是吗，小玛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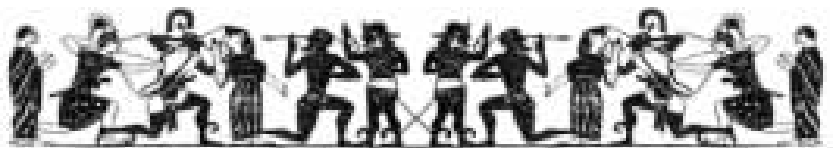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玛丽正忙着搅饲料，天气很寒冷，可她还是高高卷起了袖口和裙子，她那健康、丰满的四肢在阳光下闪着光泽。

基尔勃洛克默默地瞧着令他满意的女人，心头还享受着一种由于他母亲的吝啬而带来的对于前途的安慰。此刻他正陶醉于这种使他十分愉快的场景。他高兴地眯着两只欢愉的眼睛，打量着肥猪厚厚的背脊，在他的脑海中这些猪已变成火腿、香肠和新鲜肉片了。接着他又巡视了那个被白雪覆盖着的小院子。这个小院子总是给基尔勃洛克一个用洁净的桌布覆盖着的餐桌的印象，桌子上面摆满了烤鸡、烤鹅、烤鸭，尽管成群的鸡鸭还活在院子里。

玛丽专心于给她的禽畜喂食，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从屋门里传来孩子可怜的哭叫声。这种情况使她实在无法再接着干活了。她总是把家中六畜兴旺看作是愉快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孩子却不过是这种愉快生活的障碍罢了。

这是狂欢节的节日。全家正在喝咖啡。只有一岁左右的小古斯塔夫在地上玩耍着。他们做了煎饼，大家的心情都不错，一方面因为煎饼的美味，另一方面今天是星期六，最重要的是今天他们将参加村子中举行的化装舞会。

玛丽将扮成一个园丁，她的一套衣服已经挂在散发着热量的灰色大壁炉的旁边。这个壁炉中的火，从一个月前那场从未有过的大寒以来就没有灭过。这次大寒使湖面也封冻了起来，以至于满载货物的卡车可以毫无危险地在上面行驶而



过。

老祖母和往常一样蜷缩在窗边她的宝贝箱子上面，洛脱这只小狗也被炉子的火光照得通红，它弯着瘦弱的身体躺在炉门前，炉内还不时地发出轻轻的噼噼啪啪声。

今天的化装舞会据说是今年冬天最后一次盛大的娱乐活动。在这次盛大的化装舞会中，大家一定会玩个痛痛快快的。

迄今为止，今年冬天过得是最舒畅了。基尔勃洛克夫妇已经在自己家中、在别人家中，度过了节庆、各种舞会和宴会，仅仅只处理过几次小活艺儿。钱包瘪了下来，牲畜也少了起来。这种情形还会影响这对夫妇的好情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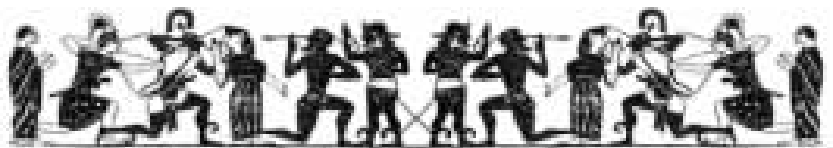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当然，他们还常常会从对来年夏天好收获的憧憬中得到一些安慰；特别是当想到那空空如也的钱袋，只要偷瞟一眼祖母的绿钱箱，这种郁郁寡欢的心情就会马上消失。

老太太垫脚的绿箱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对这对夫妇显示出巨大的安慰力量。猪如果染了瘟疫，他们就会想起这只绿箱子，心情也就因此平静下来；船帆布涨价了，或者顾客减少了，他们也会想到这只绿箱子，于是又会得到更多的安慰。

一旦这对夫妇发现家计可能显示逆差，他们就会用对这只绿钱箱子的幻想来排除那重重忧虑。

确实，这只箱子激起了种种令人神往的遐想，以至他们已习惯于把能开启这个箱子的时刻看作他们生活中最开心的一刻。

对于怎样使用这箱子中的钱，他们夫妇早就作出了好决定。首先，其中的一小部分将用于也许是在柏林为期大约一



周的痛痛快快的旅行。旅行时当然不能带小古斯塔夫去。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可以把孩子寄放在湖对岸的斯丹盆村的亲友家里。

每当讲起这次旅行，这对夫妇的心头就充满了欢乐的激情。基尔勃洛克认为，这一定是一次十分舒适的旅行；而玛丽则想着莱恩茨马戏团，想着哈绳海特和其他可以玩的地方，她陶醉在她少女时期的幻想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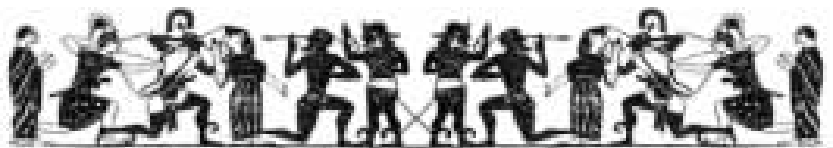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如同从前一样，今天他们又谈起了关于柏林旅行的话题，这时古斯塔夫用他奇怪滑稽的表情把他们的兴趣吸引到自己身上来。他举起了两条尽是裂口的胳膊，好像想说：“听！”而在他脏兮兮的嘴巴里却发出了犹如癞蛤蟆一样的叫声。

父母竭力忍着心中的兴奋，久久盯着孩子滑稽的举动。最后他们终于受不了孩子大闹，忍不住大笑起来，笑声响得使古斯塔夫都吃惊地哭起来、响得连祖母也把她那张毫无表情的脸转过来。

“别哭，傻孩子，别哭孩子。没有人敢来欺侮你。”母亲安慰着孩子，她穿着红色的紧身衣站在孩子的前面，看上去竟有几分女园丁的样子了。“你究竟在搞些什么，”她接着说，“你的身子和胳膊就像走钢丝的杂技演员一样摇摆个不停，又好像你舅舅逮到的兔子。”

基尔勃洛克正刷着晚上要穿的那套黄色燕尾服，笑着解释说：“湖。”他正在说“湖”！

窗外确实时而传来时大时小的好像低音喇叭一样悠长的声音，这是冰层下面的水浪相互冲击的声音，孩子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声音，正好奇地学着。



越是临近傍晚，他们就越喜形于色。他们相互帮忙穿衣服，插科打诨、疯疯癫癫地相互取笑打闹着。这一套玩法，在长时间的寻欢作乐的实习中，基尔勃洛克已学得很得心应手了。

那位年轻的太太仍不住地笑着。可是当她看到基尔勃洛克所拿出来的那张已画成灰白色的丑陋可怕鬼脸的面具时，玛丽的心头突然为一种强烈的恐惧所侵袭。基尔勃洛克仍把那张假面具戴在头上，他要像他所说的那样，要教训教训那些胆小如鼠的人们。

“把你的面具拿走，我求求你，”她浑身颤抖着叫道，“你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入土已有三个星期的死人。”

玛丽的恐惧让他很高兴，他双手抓着这张鬼脸儿围着她转，所以不管她的脸转到什么地方，那鬼脸儿都一直晃在她面前。最后她真的生气了。

“上帝呀，我真的不愿看到这种鬼脸。”她哆嗦着，双脚踢着地面；而基尔勃洛克则捧腹大笑地一屁股坐在木椅上，木椅因此吱吱作响，差一点被压碎了。

他们终于穿戴完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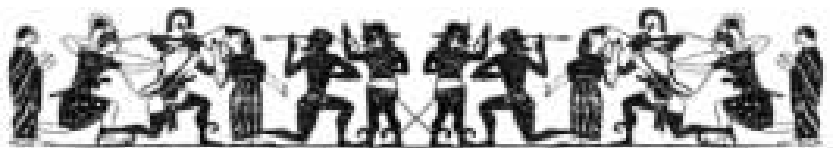
他——一个“缢死鬼”：穿着黄色的燕尾服，天鹅绒长裤和一双扣带鞋子，头上放着那个纸盒盖做的里面还塞着鹅毛的小墨水瓶。

她——一个园丁：在平滑的头发上还套着常春藤和用纸做的玫瑰色花环。

时针指向七点，他们终于出门。

一件值得遗憾的事是，古斯塔夫这一次一定得被带去。因而，“女园丁”为此感到心情很不舒畅。

— 猿 —



祖母最近中风了，所以一丁点活儿都不让她干，但在万不得已时，她还是得自己穿衣服、脱衣服，她的精力已在这上面衰竭尽了。

他们不忘给老人端来了一点吃的东西，把它放在灯下的窗台上，这样，他们便可以心安理得地直到第二天的早晨不用去过问这个老人。

他们与老人道别，还凑到她的聋耳边高声喊道：“我们走啦！”没多久时间，坐在窗前的老人就和躺在炉边的洛脱变成了这屋子的真正主人，基尔勃洛克在外面把门给反锁上了。

屋里那口旧钟的钟摆嘀哒、嘀哒有节奏地摇摆着。老人或者沉默着或者用有些刺耳的声音单调地重复祈祷着。洛脱躺在那里，不时地发出狺狺地声音。此刻，门外传来了在湖底下隆隆作响、清晰可闻的水的撞击声，湖面已被周围黑墨似的松林岗裹得严严实实，湖面上像明镜似的冰层在明月的光照下闪烁着阵阵白光。

基尔勃洛克夫妇一踏进舞厅，就受到了一只吹奏曲的热烈欢迎。

“缢死鬼”的确引起了非同一般的轰动。女园丁，女商贩和流浪者因他而狂叫着逃散到她们的骑士、农奴和铁路工人身边去以求得保护。而这些人粗笨的身体上都套着紧窄的衣服，身边挂着漂亮的、刀刃上还尽是缺口的剑。

船帆匠对于他的面具已经产生的影响感到非常满意。他像饿狼赶小羊们一样，把一大群女人和姑娘们从这边赶到那边，足足有三个小时，他们以此取乐。

“喂，缢死鬼朋友，”有人喊道，“你真像一个三次被绞



死又被解救出来的人。”另外一个人则劝他，应该多喝一点烧酒，这样好使他更舒服些。

其实，关于喝烧酒的建议是多么多余呀，这个缢死鬼早已经喝了大量的烧酒，现在在他的头脑中已浮现着另一个化装舞会，它早已取代了那个现实的舞会。

他因此浑身发热、兴高采烈，以至于此时此景下，他似乎与真正的缢死鬼在一起痛饮狂欢着，以防不小心暴露自己的真相。

在十二点钟左右，大家都取下了脸上的面具。这时，基尔勃洛克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他冲过来说，他们真的根本没有认出他来：“你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家伙呀。”

“你这个倒霉的捣蛋鬼，你这个缢死鬼。”

“扮死鬼，这主意我们可真没想到，”一个早已酩酊大醉的船夫嚷嚷着，“除了船帆匠外，还有谁能像他那样三次登上绞架，还有谁能像他一样引起这样的轰动呢？！”

大家都笑了。

“船帆匠，到底不愧是船帆匠。”人人都这样说着，而今天，基尔勃洛克也依旧像平时一样，大有成为晚会英雄之自豪感。

“没有比扮死人更有趣的事了，”他对着混乱的人群嚷嚷道，“但我还是胖了一点点。搞下去吧，快奏乐，奏乐！”——他的叫声得到大家热烈的响应。

“奏乐，快奏乐，快奏乐！”一片混乱的叫嚷声，越来越响，一直等到“乐队”乱七八糟、不入调门地奏起乐来时，这声音才稍稍停息下来。人人都被卷入了那一片混乱不堪的狂舞之中。

— 员缘 —

